

【可以養狸貓嗎？】小說試閱

鬼舞辻無慘陷入了愛河。

對象是他的同班同學，同時也是他前世的宿敵，他一心一意認定的太陽。

當無慘誕生在這個世界上時，他就已經擁有著前世的記憶，並很快地理解自己被困在了一個名為嬰兒的容器之中。

如果不出聲，就會被當成死胎處理掉。儘管他百般不願，也只能驅使著尚不完全的聲帶，揮動著白白胖胖的手腳，像個嬰兒般哇哇地哭了幾聲。

就這樣，無慘帶著過去千年的記憶展開了新的人生。

說是千年，最為鮮明的還是迎來死亡之前的那段記憶。那個額頭上有著傷疤，擁有一頭赭色短髮和紅寶石般清澈的大眼，本應繼承他的意志成為萬鬼之王，最後卻輕易地拋棄了他，名為竈門炭治郎的少年。

既然自己都投胎轉世了，或許炭治郎也……無慘思考著，不論是成為人脈廣闊的跨國企業社長，或是有頭有臉、門路眾多的政治人物，只要能在這片茫茫人海中找出屬於他的太陽，他都在所不惜。

但是現在的他只能仰躺在擺著動物布偶的嬰兒床裡，一邊吸著奶嘴一邊踢著短短的雙腿，盤算著到底還得經過多少日子才能站起來走路行動。

在無慘即將成為中學生的那年春天，奇蹟就這樣毫無預警地降臨在了他的身上。

那天早上，一向寂靜的住宅區難得出現嘈雜的騷動聲，無慘從位於二樓的房間窗戶朝外面瞧了瞧，只見搬家公司的大貨車停在隔壁的屋子前，穿著工作服的業者們正勤奮地將各種傢俱紙箱搬進空蕩蕩的室內。

到了日落時分，大概是整理得差不多了，隔壁的住戶便帶著和他同年齡的男孩過來打招呼。無慘面無表情地朝玄關瞥了一眼，並不想理會這件事情，然而在他來得及踩著樓梯回到自己的房間之前，男孩充滿活力的自我介紹便響徹屋內，讓他整個人愣在了原地。

無慘的腦袋一片空白，他憑著本能來到了玄關，在看見略顯稚氣但是和記憶中一模一樣的身影時忍不住瞪大眼睛並落下淚來。

炭治郎。

炭治郎。

那一瞬間，無慘有生以來第一次冒出了感謝上帝的念頭。

* * *

一邊拿起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著髮梢滴落的水珠，無慘穿著旅館提供的草綠色浴衣，帶著一身溫泉特有的熱氣回到了屬於他和炭治郎的房間。

儘管想再泡久一些，然而不過歷經十數分鐘便開始感到頭暈目眩的無慘只能百般不願地拋下和他一塊兒踏入浴池的炭治郎，一個人先行回到空蕩蕩的房間稍作休息。

背靠著和室椅子坐下來後，無慘疲倦地閉上眼睛，不過就是泡個溫泉，人類的身體真是不方便。走廊外不時傳來高中生嘻笑嘈雜的喧鬧聲，他深深地皺起了眉頭，同時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要不是有炭治郎，這趟位於京都的畢業旅行不過就是無聊透頂的高中生活的其中一環罷了。

就像是理所當然似的，繼國中之後無慘跟著炭治郎進到了同一所高中。鬼滅學園。在看見校名的瞬間無慘就有了不好的預感，事實上他們週遭也確實充斥著許多在前世和彼此有著深厚淵源的人們——對他而言，仇敵這兩個字或許更加貼切。

但是只要炭治郎在他身邊，那些令他感到煩躁的人事物倒也顯得無足輕重。就這樣，炭治郎在本人毫無所覺的情況下持續發揮著精神安定劑的作用，讓無慘得以安分地過著平凡樸實的校園生活。

就在無慘開始感到睡意襲來的同時，房門被輕手輕腳地拉開來，額頭上帶著傷痕、有著一雙紅寶石般漂亮的大眼睛的少年從走廊上探出頭來，頓時讓他心情愉快了起來。

只見炭治郎站在門邊左瞧右看，在確定房間裡只有他一個人後一溜煙地鑽進了室內，臉上的表情神秘兮兮的，看上去有些興奮又有些不安，懷裡還小心翼翼地揣著某種沈甸甸的東西。

「那是什麼？」

無慘狐疑地挑了挑眉，炭治郎來到他的身旁坐下來，將藏在懷裡的東西小心翼翼地放到大腿上，好讓無慘看清楚牠的真面目。

「是隻小狸貓。」

圓圓胖胖、有著一身棕色蓬鬆短毛的小狸貓伸長了短短的四肢，一邊伸著懶腰一邊張開長著利牙的小嘴巴打了個大大的呵欠。炭治郎伸手搔了搔他的耳朵後方，只見狸貓抬起頭來，眯著眼睛發出一聲舒服的鳴叫，看上去十分親人的模樣。

像是被炭治郎的動作給吸引一般，無慘下意識地伸出手來，原本安安份份地任由炭治郎摸頭拍背的狸貓突然睜開黑溜溜的小眼睛，在無慘碰到他之前便兇巴巴地伸出前腳拍掉他的手，同時發出幾聲低沈的威嚇聲。

「痛、」

「沒事吧？有被抓傷嗎？」

「……沒事。」

摸了摸被拍紅了的手背，無慘惡狠狠地瞪了眼前的小動物一眼，後者卻只是用鼻子噴了口粗氣後便不再理會面前的人類，動了兩下圓圓的耳朵後重新窩回了炭治郎的懷裡。

「哪來的狸貓？」

「他剛剛躲在溫泉後面的草叢裡，」炭治郎讓狸貓仰躺在自己的大腿上，輕輕地抓起他的前腳湊到無慘面前，臉上滿是擔心的神色，「而且他的腳受傷了，總不能放著不管吧。」

這個濫好人……無慘在心裡大大地嘆了一口氣，就像炭治郎放心不下眼前的小動物一般，他也無法丟下眼前的少年不管。

「讓我瞧瞧。」

要乖乖的喔。炭治郎低頭叮囑著懷裡的小狸貓，輕輕地握住他的兩隻前腳，避免無慘冷不防地又被踹上一腳。儘管一臉不耐，無慘仍然將狸貓的傷勢仔細地檢查了一番，所幸傷口並不深，只要塗上消炎藥並綁好繃帶，靜養一週左右就可以治好。

「剩下的交給旅館的人處理就行了吧。」

他看著炭治郎露出有些困擾的表情，無慘眯細了梅紅色的雙眼，炭治郎就是個直腸子，當他欲言又止的時候通常沒什麼好事。

過了一會兒，眼前的少年重新抬起頭來用天真無邪的眼神望著他，同時用有些撒嬌的聲音喊了他的名字。

「無慘……」

「駁回。」

「我什麼都還沒說！」

「反正準沒好事。」

無慘伸手去捏炭治郎因為不服氣而鼓起的臉頰，嘆哈、少年手忙腳亂地吐出一大口空氣，那滑稽的模樣莫名地逗樂了他，無慘心情愉快地勾起嘴角，說吧，重新將話題拉回到了狸貓身上。

「其實這隻狸貓迷路了。」

依照炭治郎的說法，這隻狸貓偶然看到停在山路上的貨車，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爬上載貨用的後車廂探險，等到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被載離了原本居住的故鄉，最後輾轉來到了這家旅館並被炭治郎發現。

「真是隻愚蠢的狸貓。」「無慘！」

炭治郎能夠聽懂動物們的話語。在一般人眼裡看來實在是難以置信，但是對於擁有前世記憶的無慘而言，這卻不是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這隻狸貓的故鄉在這裡。」

炭治郎攤開畢業旅行手冊的地圖，伸出手來指著熱鬧市區旁邊長滿綠樹的深山，「剛好明天下午的自由活動範圍就在那附近，我們可以帶著這隻狸貓一起行動，然後趁自由活動的時候帶他回到原本的故鄉……好不好？」

炭治郎抬起頭來，用帶著哀求的眼神望向了眼前一臉不耐煩的黑髮少年。

而無慘也知道，自己從來就沒辦法拒絕這人的請求。

「太好了！」

他看著炭治郎一臉開心地拍了拍手，將那隻狸貓高高地捧起來又抱在懷裡蹭來蹭去，再次體認到自己對於炭治郎實在是過於縱容的事實。無慘思索了一陣，拿出手機確認附近的地圖，接著便自顧自地換上外出用的運動服，同時理所當然似的催促著眼前的人快點跟上。

「五百公尺遠的山腳下有一家便利商店。走了。」

「咦？」炭治郎困惑地望著他，一點兒也猜不透他的意圖，「要做什麼、」

「那隻狸貓的傷，不用幫他包紮一下嗎？」

便利商店的話應該會有賣消炎藥跟繃帶吧。無慘說，炭治郎發出一聲恍然大悟的讚嘆聲，隨即又想到現在早已過了熄燈時間，如果被老師們發現他們擅自溜出旅館的話肯定免不了一頓訓，不自覺地又猶豫了起來。

懷裡的狸貓動了動，抬起頭來對著眼前的紅髮少年發出一聲帶著疑惑的鳴叫。炭治郎眨了眨眼，下定決心站起身來，先將懷裡的小動物舒舒服服地安置在用棉被鋪成的小床之中，接著俐落地換上運動服，跟著無慘一前一後悄悄地溜出了房間。

「在我們回來之前，要乖乖地待在這裡不能亂跑喔。」

小狸貓朝著炭治郎輕輕地叫了一聲，甩著蓬鬆的大尾巴目送著兩人的身影消失在了房門後面。

* * *

今晚天氣很好，漆黑無雲的天空帶了點藍色，月亮也看得十分清楚。沿著山路而設的路燈將他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炭治郎深深地吸了一口山上特有的清新空氣，朝著身旁的人勾起一個有點僵硬的笑容。

「如果被老師們發現肯定會被罵的。」

「只要不被發現就行了吧。」

炭治郎想像著兩個人並肩站在走廊上罰站的模樣，忍不住又笑了起來，「富岡老師跟煉獄老師、生氣起來還滿可怕的呢。」

「這麼說來，那個體育老師曾經揮著竹刀追著你跑了半個操場呢。」

「雖然對老師們很不好意思，但是這副耳環是父親的遺物，說什麼也不能摘下來啊。」

這副花牌耳飾，可以說是一切的起點吧。百年前的那天晚上在淺草強硬地拉住他的少年，若不是戴著這副耳飾，想必也不會在他的記憶中留下半點痕跡吧。

緣份可真是奇妙的東西。無慘想，朝著身旁的人伸出手並輕輕地說了一聲嗯，那麼蠻橫卻又顯得理所當然。炭治郎淺淺地勾起了嘴角，將自己的手交到了對方手中，任由無慘將自己給緊緊地握了起來。

和一般人相比顯得有些冰涼的無慘的體溫，無聲而霸道地奪走了炭治郎手心的熱度。

* * *

和無慘成為戀人關係，是在國中畢業典禮的那個午後。

離開學校之後能夠和國中同學再聚的機會可以說是少之又少，炭治郎和一塊兒度過三年時光的同學們拍完合照並珍重道別之後，有些不捨地望了一眼充滿回憶的校舍後，背起書包朝著校門口邁開了步伐。

一如他所預期的，和他穿著同樣的制服、有著一頭黑色捲髮的少年正面無表情地倚在校門口的牆壁上，雙手抱胸等待著他的到來。

今天是最後一次一起回家了呢，炭治郎說。

高中也是念同一所學校，所以這不會是最後一次，無慘說。

漫無邊際地聊著無管緊要的話題，兩個人一如往常地並肩踏上了回家的路途。第一次見到無慘的時候明明彼此的身高相差無幾，不知不覺中卻被那人給默默地追了過去，足足差了半顆頭的高度。

在經過盛開著櫻花的公園時，無慘突然毫無預警地叫住了他。炭治郎回過頭來，只見無慘佇足在櫻花樹下，身邊是滿天飛舞的粉色花瓣，臉上帶著他從未看過的笑容。

炭治郎看著那人嘴邊勾起的弧度，莫名地感到眼眶有些發熱。

我喜歡你。

無慘低沈而富有磁性的聲音，帶著炭治郎從未聽過的溫柔，以及一縷難以察覺的哀切。

無慘？喜歡我？炭治郎感到茫然無措而不可置信，這是他第一次收到來自他人的告白，更何況對象還是和他有著相同性別的朋友兼鄰居。害臊、困惑、各式各樣的情緒一湧而上，卻怎麼也比不上此時此刻腦海中一閃而過的強烈預感。

——如果他現在沒有抓住眼前的人，他將會永遠地失去無慘。

炭治郎邁開步伐，等到他會過神來的時候，他的雙手已經環住了無慘比他大上一圈的肩背，耳邊只聽得見彼此的心臟劇烈跳動的急促聲響。

拂過臉龐的和煦春風帶上了各式各樣的味道。歡喜的味道。感激的味道。像是歷經了漫長旅程後終於抵達盼望已久的終點、令人不禁喜極而泣的味道。

過了好一會兒，無慘用微微顫抖的雙手環上他的腰背，像是要將他揉進體內似的收緊雙臂，力道之大讓炭治郎忍不住笑了出來。

他將頭靠在無慘的肩膀上，像是安撫年幼的弟妹一般，一下又一下輕輕地拍著那人的背部。

無慘真的是個愛哭鬼呢。

那天，炭治郎第二次看到了無慘的眼淚。

後續就是……兩個人帶著傷藥回去幫狸貓包紮，一家三口(?)蓋著同一床棉被睡覺，隔天悄悄地帶著狸貓一起享受位於京都的畢業旅行，最後將他送回山上的HE小甜文。

有興趣的話歡迎填寫印調！謝謝你看完試閱：)

印調: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IWkYhWvagiC1Nlxxy83iW7UI1wdiVZuwihpIsaN15bw/>